



小心轻放的光阴 ①

安妮总会听到说话的声音

▲北京回龙观医院 陈妍

作为局外人，我们总是很难想象，做一名精神科医生是怎样的一种人生体验。更不知他们会以怎样的勇气面对患者疾苦、创伤、悲剧、甚至死亡。

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的陈妍，用自己细腻的感触与明亮的文笔，记录下一个个与患者相处的篇章。她说，这一个个故事，见证了我们一起与疾病抗衡的日子，也记录了我们一同逝去的光阴。

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，我每天都要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。看着他们无助的面孔，听他们对疾病痛苦的诉说，沉默着写下他们的疾病故事。我用手中的笔，记录下他们与疾病不期而遇后，那支离破碎的生活，仿佛在“谱写”他们人生之书里的灰暗篇章。也许某天痊愈后，他们会无意间读到这一章，或许他们会记得我，或许他们更愿意忘记我。

30岁的安妮，曾是一名优秀的钢琴演奏家，患病前一直住在瑞士。安妮是在参加一次演奏的过程中突然发病的，当时，她无法专注于自己的演奏，耳畔只听到一个声音不停地对她说：“回家，回家，有人要害你！”安妮对我说，那个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很像她故去的父亲。

第二天，安妮便回到了祖国。她天真地以为，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自己长年在海外生活，没有按照传统给父亲扫墓所致。一下飞机，安妮就直奔墓地。然而，在墓地里，她却听到了更多说话的声音，在这片嘈杂中，安妮再也没有听到父亲的声音。

一瞬间，安妮仿佛触电一样，她突然间忘了自己为何要到这里来，一股莫名的恐惧感笼罩着她，她感到非常害怕！那一刻，她只想逃命。安妮告诉我，她记不清楚自己是怎么住进医院里来的，她说，这一切的一切仿佛都是一场梦。

安妮的母亲，曾是一位优秀的中学教师，在丈夫去世后，她独自

一人把安妮养育成人。坚强的她，一直不肯相信女儿会患上精神分裂症。自安妮患病以来，她一直陪着女儿住在医院里，她对我说，无论花多少钱都要把女儿治好，因为自己的女儿还那么年轻，那么优秀。她认为女儿只是太累了，只是需要在医院里休息一下……

我告诉安妮的母亲，精神分裂症是一个复杂的、具有多种行为和认知症状的综合征，由遗传和（或）环境导致脑发育异常。90%的精神分裂症起病于15~55岁，发病的高峰年龄段男性为10~25岁，女性为25~35岁。安妮父亲的家族史阳性，她的亲姑姑也患有精神分裂症，而这类患者亲属中的患病率明显高于群体患病率，亲缘关系越近，患病风险越大……

她哭了，说，自己和安妮的父亲是自由恋爱，当年，家里人也曾告诫过她“疯病”是会遗传的，但倔强的她，还是选择了爱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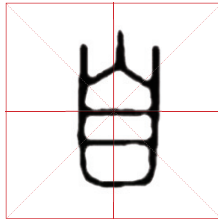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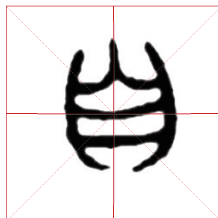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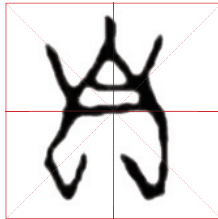
我没有再多说什么。经过三个月的系统治疗，安妮可以出院了。临别时，当母女俩手挽着手向我说“再见”的那一刻，我想起了庄子的那句话：“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”。

●字的感悟

“鼻”

▲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 宁光院士

造字之初，“鼻”活脱脱一个鼻子的画像



鼻，乃位于颜面部中央的主呼吸与嗅觉的器官，面相将颜面分为五岳，鼻乃中岳。造字之初“鼻”活脱脱一个鼻子的画像！但更似“自”，而“自”的本意确指鼻也！为何本意为鼻的“自”演化成今日“自身或起始”的含义呢？

人们在描述自身时，常常会手指自己的鼻子，尤其在忘乎所以地说：“老子天下第一”时最匹配的动作就是指着自己的鼻子！而形容欺人太甚、气焰嚣张时恰当的俗语就是：“指着鼻子骂”！久而久之，“自”失去表鼻的本意，而异化为“自身、起始和第一”的含义，因而又造一新字专指鼻子，这就是“鼻”：“自”表意，“界”（bi）表音。但“自”表鼻在很多字的组成上依然留有印迹，如“臭”即为犬闻、“息”即为鼻呼吸等。成语“仰人鼻息”即靠他人的呼吸即生存。古语中大儿子可谓之“鼻子”或“始子”，此处的鼻又借假了“自”乃始的含义，所谓“祖宗十八代”，下追九代由近及远是：子、孙、曾、玄、来、晁、仍、云、耳；上溯九代为父、祖、曾、高、天、烈、太、远、鼻，始祖乃鼻祖，这就是为何将创始人称为开山鼻祖。

鼻由外鼻、鼻腔和鼻旁窦组成。外鼻由皮肤、软骨和骨骼组成，分为鼻梁、鼻尖和鼻尖两侧的鼻翼，外鼻血流主要经眦静脉和面静脉回流至眼上、下静脉至颅内血窦，因此，如果在鼻与上唇间感染，有可能出现颅内感染，因而称为“危险三角”。鼻腔前部为前庭，后部与咽喉相通，为固有鼻腔，鼻腔由鼻中隔分为两个鼻腔，鼻中隔若不处于中央，则为鼻中隔偏移，是打鼾的原因之一。鼻旁窦是鼻腔旁骨质的腔隙，可共鸣，因而与嗓音有关，但也可能由鼻炎而扩展至鼻窦，转为鼻窦炎，迁延不愈。

语言与文字是交流的工具之一，而体态和微动作和微表情也是人们交流的工具之一，甚至比语言和文字更早。根据鼻子的特征而造的字即“自”，但是当表示自身的微动作是手指鼻子，久而久之，这个动作指代意义赋予这个字新的意义，同时也出现“鼻”这个字。文字的演变过程与社会的发展、文化的进步如此相关！

●医者·感悟

当医生成为患者

▲北京协和医院 夏鹏

2018年下半年，我开始频繁地发作化脓性扁桃体炎，工作生活受到很大影响。每个月总有那么一周是发高烧输抗生素的，搞得我总是担心自己要得肾小球肾炎，天天注意看尿色，要么就担心自己吃乐松吃得要间质性肾炎，简直是丢死个人。

于是，我下定决心，在三月初把扁桃体切掉。拜托了老师帮忙主刀，又找了同窗八年的兄弟麻醉，即便如此，临上手术台，却还有些忐忑。我完全信赖耳鼻喉老师的刀法和同学的技术，我只是对自己的“烂命”有些担心，生怕来个困难气道大出血什么的。同事们都和我开玩笑说：“你要不要放个动脉血压监测，再在监护室备张床。”

手术很顺利，推完丙泊酚之后，睡的那一觉非常解乏，再醒来已在恢复室里。麻醉科同学铁着脸跟我说，夏老师你不能再胖了，管都不好插。我的扁桃体反复炎症后粘连导致剥离不太容易，后果就是术后我的喉咙足足疼了三个星期，吃不了什么正经东西，体重直线下降，走路都轻飘飘了。实验室的小朋友们还取走了我的一小块扁桃体组织，说是要做“炎症指标的免疫组化阳性对照”。

手术的效果很明显，术后，上感发热远离我已经八个月，当时掉的体重也都又涨了回来。虽然是个小手术，却劳烦了不少人。小病如此，更何况那些罹患重病恶性病的患者，他们的焦躁不安，希望和失望并存，当能更加体谅。

●医学·名画



小大卫·特尼尔斯/绘

小大卫·特尼尔斯（David Teniers the Younger）是17世纪首屈一指的弗拉芒画家，他这幅表现理发师手术匠的风俗画是这一题材的标杆。

在医学史上，现代外科学的发展远远晚于内科学。19世纪以前，从事外科手术的人常常就是理发师，因此被称为“barber-surgeon”。他们在当时并不被看作是医生，只能称为“手术匠”。因此，风俗画家常用嘲讽的笔调来描绘这些手术匠。

画中，两位手术匠的穿着明显比穷苦的患者华丽，这是当时风俗画家

描绘冒牌医生的范式。位于前景的手术匠正在给患者背部做割疮手术，画家突出描绘了他腰间别的钱袋子。

画面中，患者右边画了一只模仿着患者姿势的猴子。从中世纪以来，绘画中出现猴子一般都是人类负面特征（如贪婪、愚蠢、自私）的象征。画家用它来暗示患者来找江湖郎中看病的愚蠢。另外，我们注意到，室内充满了各种瓶瓶罐罐，显然，这里的主人不仅是手术匠，还充当了本地炼金术士（药剂师）的角色。

（节选自微信公众号“协和八”）